

家长为何轻信高考招生潜规则



高考现场门口(资料图片)

6月8日,湖北武汉,大雨。
下午5时,一阵铃声响起——2009年高考结束了。20多分钟后,考生如潮水般涌出各考点。
“我们解放了!”武汉第二十九中学门前,一名考生忘情地冲入雨中狂奔。另两名男生手上拿着雨伞,却不撑开,一路欢畅畅谈。
考点外,撑着伞等候的家长也是笑容满面。但是,也有一些家长的笑容里藏着一丝忧愁。因为,对于他们来说,高考结束意味着另一场“大考”刚刚开始。

“谁不想让孩子上大学”

考试结束后,刘先生与他的儿子撑着伞并排走着,没有什么话。
“其实,考试前我就知道结果了,成绩摆在那儿。”一根烟接着一根烟,刘先生的烟瘾变大了。
在湖北省某政府部门工作的刘先生,平常抽烟很少,“没办法,急啊!现在大学扩招,几乎人人有书读。我儿子这个成绩估计是过了分数线的,可还是得想办法给他找个学校啊。”
高考前,刘先生就开始多方打听。听说哪个同事认识高校的人,就要问几句;知道哪个朋友在教育厅有熟人,也要问上线;有哪个熟人在高校招生这一块儿有“门路”,就得常沟通……
“我也知道现在网上录取透明度很高,想使用某种手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但还是想试一下啊,就算孩子成绩不好,做家长的也不想留下遗憾。”刘先生无奈地说。
不过,高考结束已经七八天了,刘先生还没有找到“门路”。

寻“门路”的痛苦

与刘先生相比,湖北省某地级市的公务员吴先生要“幸福”些,他找到了几个“门路”。但是,吴先生觉得,这其实是件更痛苦的事。
去年,吴先生的女儿参加高考。考试前,他就“定”了一套方案。吴先生的弟弟在某军校执教。“考试一结束,我就带她去医院做了近视矫正手术,只要她的分数过了二类本科,就可以读军校了。”吴先生说,“谁知道她才考了470多分,军校是读不成了。”
自打2008年高考成绩出来后,吴先生就一直没睡踏实。“天天就想着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,不管怎么样也得读个二本啊,现在三本学校毕业不好找工作。”
去年7月,事情出现了转机——吴先生同时获得了两个信息。
“第一个信息最麻烦,拐了几道弯。”吴先生告诉记者,他侄子的大学同学认识一个朋

友,这位朋友“能量”比较大,手上拿着湖北省内外几所高校的资源。
“对这个中间人的身份,我还是相信的。毕竟是我侄子的同学介绍的,大家都知根知底。”吴先生说,“关键是能不能把事情办成,这一点,我心里没底,包括我侄子的同学也不能肯定。”
吴先生第一次与中间人见面,是在武汉南湖的一家农家菜馆。“他当时就拿了江西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,还有那个学校招生办老师的电话。”吴先生说,之所以选择江西那所高校,是因为费用不算很高,手续费8万元。
“他当时告诉我,可以保证网上录取,保证有学籍,但是钱得一次付清。不过,在网上录取,得等到网录快结束的时候才能操作。如果不放心,可以给学校招办的老师打电话确认。”
那次见面后,吴先生“挣扎”了很长一段时间,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:网录是公开的,怎么能随便招呢?招办老师的电话会不会是串通好的?一次性把钱付清,万一事情没办成,又找不到人了,到时候该怎么办?
一面是疑问,一面是侥幸。吴先生觉得,如果此事真能成功,岂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分谨慎毁掉了孩子。
“最后没办成这个事,原因很简单,家里人觉得江西太远了,坚决不同意。”吴先生说。
第二个信息要简单得多。吴先生有一个朋友,这个朋友刚好认识湖北一所师范院校的老师。当时的条件是,交5万元先读专科,保证升本科。
吴先生告诉记者,在那个特殊时期,好多

考生家长的情绪都有点恍惚,很多简单的问题都考虑不到,一不小心就上当了。
吴先生的女儿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所三本学校。“这可真是考家长啊!”吴先生感叹。

弄指标已经不是秘密了

从高考结束后直到今天,记者历经几番辗转,总算见到了从事招生中介工作的小聂。
“请坐,喝点水。”老练的话语,“掩盖”了小聂才二十出头的年纪。“做这个事情,是跟大人打交道,你就得老成一点儿。”小聂娴熟地掏烟,点火。
“我们就是给人弄指标。弄指标,有真有假。教育厅有指标,高校有指标。不过这些指标都在‘一把手’那儿。”小聂很放得开,直接就谈招生中的事儿,“这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不过,这些指标很难弄。前几年的确有办成的,但这几年就很难了。”
小聂始终不谈及他的资源是从哪儿来的,对真实性也是一笑而过。“对家长说保证网上录取,那也是假的。我从来不作这个保证。至于学籍,我的说法是,第一学期是查不到的。因为教育部对全国大学新生的学籍网上登录工作,要到第二学期才能完成。”
“你也别管家长信不信,这个时候,都是家长求你,你千万不能自掉身价一个劲儿地解释。条件说一遍足矣,让家长自己去判断。越解释,就像是促销了,家长更不相信。”小聂滔

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“生意经”。

招生诈骗“推陈出新”

那么,考生家长费尽心机找的那些“关系”,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能量?招生中间人究竟是“能办事的人”还是骗子?
考生家长的这些疑问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,然而,6月15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刚刚办结的一起招生诈骗案,却为这些问题作了最好的注解。
今年22岁的倪某是某大学保安,他在QQ群里自称是该大学研究生,提起校园轶事头头是道,让网友不由得信。
去年8月,十堰市一女网友邹阳(化名),问倪某能否帮其高考失利的表弟进入正规大学学习,并称“费用不是问题”。

倪某找到在该大学从事自考招生咨询的杨某商议。杨某称,现在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上正规本科,不惜花重金找关系。杨某提议,由他冒充大学招生办负责人“杨主任”,倪某则用假名充当中间人“章硕士”,将学生安排到自考助学班学习,就算发现,也不能算是“诈骗”。
倪某立即伪造名为“章山”的假身份证,并用新办理的手机号与邹阳联系,告之已找到关系,其表弟可上正规大学本科学习。

随即,邹阳与舅舅龙先生一同来到武汉,与“章硕士”和“杨主任”面谈。“杨主任”称,只要舍得花钱,就能帮其办理大学本科学历。
3天后,“杨主任”用伪造的大学招生协议书,与龙先生签订“招生协议”,骗得现金6.05万元……

“类似的高考招生诈骗案件年年发生,骗术也是屡屡出新。”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民警告诉记者。

这位民警给记者介绍了骗子常用的四大骗术:

骗术之一,高考结束后,常有人假称有关系、有熟人,能够弄到计划外指标、能够办预科生。骗术之二,招生中介或者“关系人”伪造空白录取通知书。这一骗术最好识破,因为通知书都是通过邮寄的。骗术之三,故意混淆学籍性质。有些人表示可以解决专升本等问题,实际上就是自考、网络教育等形式。骗术之四,对高校官方网站进行攻击,篡改招生信息。据民警介绍,这是近年新兴的一种诈骗形式,很多考生家长交费后,登录网站查询,都可以找到自己孩子的信息,但这些都是被招生骗

子给篡改的。
民警介绍说,大部分招生诈骗案件中,都有若干层级的中间人,考生家长交的手续费,最后都被利益链条上的人一层又一层地“分而食之”。

相关链接

★受骗学生82名,遍及全国15个省市,涉案金额高达300余万元——一起特大诈骗高考落榜生案日前在陕西西安成功告破,其金字塔式的“五层招生下线网”,堪比传销的发展模式。
★33万元换来“军校”肥皂泡——近日,山东高密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,打着能“帮助分数不理想的考生上部队院校”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件,犯罪嫌疑人张诚已被警方抓获。

编辑手记

家长为何轻易陷入招生骗局?招生中介为何觉得家长好骗?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。
首先,不少考生家长把希望寄托在了“关系”上。中国自古是个“人情社会”,从社会名流到普通民众,都热衷于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,认为关系可以搞定一切。一些考生和家长相信所谓的“内部指标”,通过各种各样的熟人寻找“内部关系”,千方百计打探“内部消息”。对于一些招生信息,一些考生和家长明知可能有假,也要去试一试,希望天上掉下馅饼。许多考生和家长上当,其实是上了所谓“关系”的当。
其次,目前我国大学招生主要实行网上录取,应该说比较公开透明,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。比如,招生方面的潜规则没有完全消除,一些招生部门负责人手上掌握一些机动指标,用以满足各种特殊关系的需要。而现实中,确实有一些低分或落榜的考生,通过“内部关系”弄到了“内部指标”,迈进了大学的门槛。这是不少考生及家长相信通过熟人或者“内部关系”,通过花钱可以弄到大学录取名额的重要原因。
据《法制日报》



高招咨询会现场(资料图片)

新闻时评

时政点击

新闻发布会有什么讳莫如深的

前天,武汉市就经济适用房“六连号”问题召开了新闻通气会,整个通气会大概只进行了一分钟左右,主要内容是通报领导们对此问题很重视,要求彻查。区区一分钟,除了展示领导们的英明神武,却是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,以至于记者原本为各种提问所付出的努力随一江春水东流去。
新闻发布会自说自话,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偶然的。在不久前广州餐饮协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所谓的“六大餐饮协会发言人”姚教授,也对涉及黑幕不作任何回应,反而指责报道是别有用心,是对广州餐饮行业的“抹黑”。两起新闻发布会,自说自话,异曲同工也。
我不明白:新闻发布会不就是发布新闻的吗?你不发布新闻,有什么见不得光、讳莫如深的东西吗?否则,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接受别人的追问?
回避核心问题,做一点正确的表态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可作为利益牵扯中的一方,光靠表态并不能化解瓜田李下之嫌。在武汉经济适用房“六连号”问题中,据中的124名市民,有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。发生这种现象的几率,据专家测算是一千万分之一。而武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负责人却表示,对的,咱们没做手脚,没有责任,确实就是一千万分之一。你信吗?
不信也没办法,人家压根不和你玩。你要质疑猫腻吗?我偏偏就不给你质疑的机会。为啥呀?利益呗。餐饮业里有没有利益?有!经适房中有没有利益?有!如果没有利益牵扯,还用得了遮遮掩掩吗?就拿经适房来说,表面上看是给贫困户建的,可实际上能拿到经适房指标的基本上都不是什么贫困户,而是关系户,还有一种就是国有单位借经适房名义建的福利房。当然,经适房原本就是福利,可惜,在现实操作中,由于经适房用地一般都是由政府划拨,高昂的土地成本这一块没了,因此形成了经适房和一般商品房在质量、配套设施等方面相差无几,价格却迥异的现象。这其中自然就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。在这种情况下,无职无权无钱的穷人靠什么才能在经适房中靠运气。操办经适房的部门人为了给个说法,通常会拿出少数经适房人购买,然后再大肆宣扬“民心工程”,凸显所谓的政绩。
如此说来,“六连号”问题不过是一个极端表现罢了。作假到了这个份上,某些部门能不难堪吗?既然难堪,能说给你听吗?说得越多,经适房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多,得不偿失。古语说,两害相权取其轻,以此观之,一分钟的发布会开得颇具心思,甚为周全。
迅之

高检举报网站被挤瘫的“喜与忧”

6月22日是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正式开通的第一天,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正式更新的第一天。由于点击人数太多,导致网站瘫痪。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。
“喜”的是,网站首日开放被挤瘫说明举报网站的开放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关注,这一次鼠标点击或留言,其真正说明举报人对高检举报网站的充分信任。这种信任是各级检察机关开展好检察工作的基础,也是最有价值的案件来源和对渎职犯罪公职人员的强大震慑。
但举报网站被挤瘫也让人心忧。首

先,数十万、上百万的点击量和大量的在线举报,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意渠道尚不畅通,这种“井喷”现象或者有着首日开放的原因,但也应该有大量问题长期积压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各级监督部门的大门是敞开的,解决问题和查处问题是及时的,大量问题已经消弭在基层或下级单位,想来也不至于因举报而将网站挤瘫。而这一现象或许只是某些阴暗问题的一个侧影,还有多少尚未举报或举报人不敢举报的问题呢?能不能让人担忧。
其次,“井喷”式的举报必然导致高检工作人员工作量的增加。而针对这些涉及全国

广大地域大量的案件,如何处理、怎样处理,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,也同样让人揣测。一天成千上万起举报线索,仅靠高检一家是无法完成对案件线索的筛选、立案工作的,必然会将有关案件举报资料交由下级或当地检察机关办理。会不会像一些信访案件一样,层层被批转到下级政府,最终却仍然解决不了呢?
另外,无论是政府内设监督机关还是人大、纪委等监督机构也一般的开设了举报专栏和举报电话,但在一些地方这些举报方式却很少有人问津,究其原因,是长期以来无法让举报人满意而失掉信任所致。高检的举报网站最终能解决多少问题,能不能真正给举报人搭建起一座“连心桥”,仍需要时间来检验。 毕晓哲

金庸入股不是作协的利好消息

金庸申请加入中国作协,并可能出任名誉副主席一事,消息传出后就在网上闹开了。有人纳闷,有人鄙视,还有人看笑话,总之,围观人群大多对这件事有贬无褒。言下之意,以金庸的江湖地位,何必去凑这热闹。
围观者似乎忘了一个前提:金庸有没有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的个人自由?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那么,假若这是他老人家自己的选择,该不该尊重他的意愿,再来发表看法吧。事实上,金庸这么做,完全符合他历来为人做派和风格。金庸在现实生活中,断不是一个受聘于浙大担任博导,以及年过八旬前往英国剑桥读博士等事来看,哪有一点像他笔下武侠小说里的“世外高人”。既然如此,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可能主动向中国作协示好,抑或拒绝其伸来的橄榄枝?
我还觉得,“老骥伏枥,折腾不止”,恰有可能就是金庸的养生长寿之道。按照金庸们的想法,金庸早该在完成十四部武侠小说后就退隐山林,颐养天年。不得不说,这是很自私的想法。难不成金庸就该活在读者的想象和期待当中?写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中的一部分(虽然可能是最为灿烂的年华),他在小说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,也不等于本人汲汲以求的人生价值。那些以江湖侠义要求金庸的人,那些高喊“我的金大侠已经死了”的金迷们,其实是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一个活生生的凡人身上。
他们先是给金庸塑了金身,然后自虐式地沉迷于这种虚无的文化幻象之中,而当大梦初醒,又恨不得啖其肉,吸其髓。真是何苦来哉。
所以,对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事,关键并不在于他能否加入,有无必要加入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样做对中国作协有何作用和意义。从这点来看,中国作协对金庸、郭敬明等人“老少通吃”,固然体现了新作协的新气象,说到底却无助于作协组织的振兴大计。摆在作协当前的危机和重任,在于把一个官僚化的作家管理机构转化为真正的服务型协会组织。就此而言,作协光会拉人头壮声势显然是不够的,那充其量也只是制造一个八方来归、野无遗贤的繁荣表象,并不触及根本的革新。
进一步来说,中国作协要破除积弊、转变形象,除了“门户开放”,还得重新定位自我价值和功能,至少不能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管理和指导(引导)作家的官方组织。另一方面,新生力量的加入要能够对作协体制产生冲击和影响,从而形成双赢局面。可现在看,在这一点上,无论郭敬明、当年明月还是金庸等人,恐怕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且不说这些作家本身并不靠协会养活,你给金庸一个作协名誉副主席的荣誉,他顶多就是在名片上加印一行小字。问题就在这里,倘若整个作协体制的运作方式依然如故,就算把李敖等文坛野老都拉进来,作协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变化。
上次郭敬明进入中国作协,舆论一片嘘声,认为中国作协把一个人(法律上认定为)“抄袭作家”招揽进来,有损作协的尊严和地位。这回换了金庸,大伙又是嘘声一片,认为金大侠自掉身价。有些人对中国作协协理抱幻想,同时又感到不屑,归根结底,这是人们对作协组织普遍失望的一种体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无论谁加入作协,旁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挺无聊的。 魏英杰



漫画:有奖举报

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、新闻发言人常智日前表示,为鼓励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、渎职侵权犯罪案件,检察机关将予以重金奖励,一般按照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百分之十以内发放奖金。
张广壁 吴龙贵

我们为何总在谣言的翅膀上惴惴不安

先看两则新闻:其一,食盐紧缺的谣言,连日来造成福建宁德市出现居民抢购食盐风波。宁德市盐务局局长陈文国22日表示,目前福鼎、霞浦等地抢购食盐风波已基本平息。《新京报》6月23日。其二,《广州日报》6月23日报道,白酒消费税可能在近日提高,广州市面一些经销商已开始囤货。
白酒消费税要提高,白酒价格会上浮,这只是“市场”根据某些“消息”做出的某种判断,是否属实还有待证实。如果说“囤积白酒”还有一定的“事实根据”,那么,福建宁德居民抢购食盐,则纯属谣言所误导。虽然事态已经平息,但这样一幕还是让人感到别样的熟悉,别样的叹息。
有多少回,我们被谣言挟持着跌跌撞撞地前行?为什么我们总是站在谣言的翅膀上惴惴不安?
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坚固而理性的公民独立判断力,从而导致相信谣言、传

谣言止于公开,流言止于智者。找不到真相的出口,流言就永远不会停息。即便暂时强制性使之从眼前消失,其辐射力也会慢慢渗透着我们的心理,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呼啸而至。历数近年来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,在所谓传言泛滥的背后,几乎都有信息公开迟滞乃至是失语的影子。故而,必须要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的速度和深度、广度,让真相在传言产生的前头。
及时有力快速的信息公开,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,也避免无谓公共事件的发生,能做到如此,传言自然无所遁形。事实上,在现代文明社会,自然完善到位的信息发布,也滋养和引导着国民的独立判断力,对于这一优良国民品质的群体养成具有巨大的推动力。
陈一舟